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八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尺牘

寄劉共甫樞密帖　　張敬夫

程先生易得樞密録木傳逺實學者之厚幸夫所謂易者何哉聖人之言曰生生之謂易又曰天地定位而易

行乎其中矣又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此豈獨謂此數卷書乎其必有所謂矣而此數卷之書所以述其藴也言有盡藴無窮故學者必於言意之表識易而後易可讀也胡文定春秋此路有邵陽本字差小栻所肴舊日嚴州本謹納去春秋即事而明天理窮理之要也樞密觀此書取其大意數十斷爲定論而詳味其抑揚予奪輕重之宜則有以權萬變也

又

斯民望樞密之至不減赤子之於慈父使人興嗟嘆仰
然某之愚有敢為先事之獻者輙以布之某觀近世再
臨舊鎮者聲望率減於前或曰上下玩習之故某以為
無是理殆由在我者有怨之之心耳前者既以得譽及
其復來将曰此易治耳是心一萌則傲肆分宜乎美惡
之不同也而况樞密今此之來勢位益尊聲名益重則
下民之情将有不敢以自盡者隔絶壅塞之患此亦不
可以不慮也易曰德言盛禮言恭此言德貴於盛而禮

貴於恭也伏惟樞密警懼存心益敬其事謙虚自處不負其有降其辭色惟恐不及使匹夫匹婦之情皆得以通而士大夫有懷皆得以吐露至於箴規指摘畢聞於前而無所謂不敢者則善政日新而無斁矣此豈惟一路之幸實經綸之業益以光大將國家是頼而天下之福也昔人自送於境送於郊即覲聽其辭色而議之蓋人心之向背首謹於此時用敢陳於未及境之前側陳風聲以慰願望

寄周子充尚書帖　張敬夫

亟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完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温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温凊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

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

像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晳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不識高明以為何如問及此間相從者某邇來退縮豈敢授徒但有舊日士子數輩時來講問亦不過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方語之耳所謂假竊先儒之論以濟其私者誠如所憂胡文定蓋嘗論此然在近日此憂為甚是以使人言學之難非是不告語之正恐竊聞一言半句返害事耳要亦如

玉石之易辨即其行實夫豈恫疑虛喝可掩哉文定所論甚詳備在文集中曽見之否

又

垂諭近世學者徇名忘實之病此實區區所憂者但學者徇名忘實而遂謂學之不必講太似因咽廢食耳後世盜儒為害者多矣因夫盜儒之多而遂謂儒之不可為可乎熙寧以來人才頓衰於前正以王介甫作壞之故介甫之學乃是祖虛無而害實用者伊洛諸君子蓋

欲深拯茲獘也所謂聖人誨人有先後學者進德有次第此言誠是也然所謂先後次第須要講明譬如適遠豈可不知路之所從不然只是冥行而已至如所謂不可以聖賢自期者則非所聞大抵學者當以聖賢為準而所進則當循其序亦如致遠者以漸而至也若志不先立即為自棄尚何所進哉所欲言者要須面盡

答潘端叔帖　張敬夫

大抵讀經書須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意思稍過當亦

自失却正理要切處乃在持敬若專一工夫積累多自然體察有力只靠言語上苦思未是也事親之心至親至切古人謂起敬起孝起字須要深體而用力焉

與顔主簿帖　張敬夫

竊觀左右論程氏王氏之學有兼與而混爲一之意此則非所敢聞也學者審其是而已王氏之說皆出於私意之鑿而其高談性命特竊取釋氏之近似者而已夫竊取釋氏之似而濟之以私意之鑿故其横流蠹壞士

心以亂國事學者當講論明辨而不屑焉可也今其於二程子所學不翅霄壤之異白黑之分乃欲比而同之不亦異乎願深明義利之判反求諸心當有不待愚言之辨者惟深察

又

近玩味於巳發未發於日用間甚覺顯煥周子識道復之說極有理也伯逢書來亦說及善不足以明之之說某所答曾見否大抵當時知言中如此說要形容人生

而靜以上事却似有病故程子云天命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凡人說性只是說得繼之者善也此猶云天下之言性者斯言最為盡之蓋性之淵源惟善可得而名之耳晦叔意如何數日來看龜山集乃知前輩所造如龜山輩未易輕議也

又

仁右道左之說伊川所以有取者亦嘗思之仁字對道字而言乃是言周流運用處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

為陰而體之所存也仁者天下之正理此言仁乃天下之正理也天下之正理而體之於人所謂仁也若一毫之偏則失其正理則為不仁矣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無往而不存遺書中所謂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敬是也如何離得人之所以不能體道者以人為之私蔽之也人雖蔽於私不能與道為一然道未嘗離也明道與韓持國論克己一段反復此意甚詳所宜深味耳辱

垂問据鄙意言之要非尺紙可盡未知是否却幸見諭

又

近季隨寄勿齋隸字并諸書來某報之以題榜既設所異顔思名義惟日孜孜焉而後可因見時警策之幸也再玩所為詩語意固佳但如雲漬𤈦滋月春回木放花只説得克後意味却於勿處少力觀顔子請問其目而孔子所以告之者正是告克己之目顔子請事乎此乃萬世標準學者但當深告以勿字工夫到後自會見得

若遽說克後意味又恐使之只貪想像之見工夫滅裂耳此亦不敢不告非惟告人在我所當謹也

答朱元晦帖　　張敬夫

示及諸君操舍出入之説呂子約所論病痛頗多後二説亦頗得之然其間似未仔細按孟子此章首以牛山之木為喻又以夜氣為説而以孔子之言為證以明人之不可不操而存也心本無出入然操之則在此舍之則不在焉方其操而存也謂之入可也本在内也及其

舍而亡也謂之出可也非心出在外蓋不見乎此也無時者言其乍入乍出非入則出也莫知其所止也此大槩言人之心是如此然其操之則存者是亦可見心初未嘗有出入也然則學者其可不以主一為務乎呂子約之說既誤以乍存乍亡為感之用而後說如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語亦未盡存亡相對雖因操舍而云然方其存時則心之本體固在此非又於此外别尋本體也子約又謂當其存時未能察識而已遷動是

則存是一心察識又是一心以此一心察彼一心不亦膠擾支離乎但操之則存操之之久且熟則天理寖明而心可得而盡矣

又

中字之說甚密但在中之義作中外之中未安詳蘇季明問伊川答之之語自可見蓋喜怒哀樂未發此時蓋在乎中也只如是涵養才於此要尋中便不是了若只說作在裡面的道理然則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裡面

乎幸更詳之又中庸之云中是以中形道也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是以中狀性之體段也然而性之體段不偏不倚停停當當者是故道之所存也道之流行即事即物無不有恰好的道理是性之體段亦無適而不具焉如此看尤見體用分明不識何如忠恕之說如來諭精義序引亦已亡疑言仁已載往返議論於後今録呈所論一字若如老子以形而下者言則可與二三通數若如知言指道而言則難於復與器通數二三也心譬

之水一節某意謂孟子只將水無有不下比人無有不善意味極完性情之理具矣今將心譬之水去水上用意差排許多字固不爲無義但恐終費力耳所論知言中餘說再三詳之末有疑可復也

又

天命之謂性所解立言極明快但率性之謂道竊疑仁義禮智是乃道也今亡循性之仁則有所謂父子之道却恐費力耳更幸瑩之又如審其是非而修之則知之

敎無不充之類亦未穏當兼此首章三語以某所見更須詳味伊川先生遺書中語某亦方欲下一轉語俟邵録去求敎也在中之説前書甞及之未知何如中者性之體和者性之用恐未安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而不可便曰中者性之體若曰性之體中而其用則和斯可矣

又

仁之説前日之意蓋以為推原其本人與天地萬物一

體也是以其愛無所不至猶人之身無分寸之膚而不貫通則無分寸之膚不愛也故以唯公近之之語形容仁體最為親切欲人體夫所以愛者言仁者蓋言之矣而以所言愛字只是明得其用耳後來詳所謂愛理之語方見其親切夫其所以與天地一體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存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者也故探其本則未發之前愛之理存乎性是乃仁之體者也察其動則已發之際愛之施被乎物是乃仁之

用者也體用一源內外一致此仁之所以為妙也前日所謂對義禮知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非謂義禮知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正謂不忍之心合對義禮知發見者言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也今再詳不忍之心雖可以包四者然據文勢對乾元坤元而言恐只須曰統言之則曰仁而已可也或云天地其德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元為善之長人之心其德亦有四云云而統言之則仁為人之心如何前日所謂元之義不專指於

生物者疑只云生物說生生之意不盡今詳所謂生物者亦無不盡者矣在中之義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中也蓋未發之時此理停停當當渾然在中發而中節即其在中之理形乎事事物物之閒而無不完非是方其發時別爲一物以主張之於内也情即性之發見也雖有發與未發之殊而性則無内外耳若夫發而不中節則是失其情之正而淪其性之理然能返之則亦無不在此者以性未嘗離得故也不識如何

又

共父相處二年心事儘可說見識但覺日勝一日亦不易得作別殊使人闕情也君臣之義要須自盡積其誠意庶幾感通是間若有一絲毫未盡則誠意已分爲能有動乎孟氏敬王之義所當深體也所寄諸說亦備觀大槩林擇之思慮甚親可重可重鄙意有欲言者不敢隱容後更一一寫去共講論也近來此間相識却是廣仲晦叔甚進德美已入書院生徒十五六人但肯專意

此事極難得耳

又

近世議論真所謂謀其身則以枉尋直尺為可以濟事謀人國則以忘親苟免為合於時變世間號為賢者政墮在此中況其他哉此風方熾正道堙微率獸食人甚可懼也吾曹但能相與講明正學學明於下庶幾有正人心承三聖事業耳

又

某幸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廢學弟覺向來語言多且易只欲自做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先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警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邇來細讀自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解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令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刋成願早得之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銘序語誠賛嘏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前本大抵意不甚達耳某近為郃州

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偶亦相類録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也岳麓書院邇來却漸成次第向來邵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背向傾壞幸得共父再來今下手葺也書院相對按山頗有形勢屢為有力者畊晛作陰宅昨披棘往看四山環繞大江横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履來共登臨也宅幾以道義自重

又

知言疑義反復甚詳大抵於鄙意無甚疑而所以開發則多矣其間數段謹錄呈今自寫出再看又覺此內亦有不必寫去者亦且附往論語仁說區區之意見學者多將仁字做活絡揣度了無干涉如未嘗下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工夫便做仁在其中矣想像此等極害事故編程子之說與同志者講之庶幾不錯路頭然下語極難隨改未定方今錄呈亦俟諸老行寄去讀史管見當併往近看此書病敗不可言其中間有好處亦復完篇

耳看元來意思多是為擔說言天下之理而往往特為譏刺一夫不亦隘且陋乎編通鑑綱目極善以鄙見每事更采舊史尤佳恐通鑑亦有所闕遺耳它懷併須後訊

又

晦叔留此旬餘備詳動止繼而游掾來亦能道近況欣釋為多見前後與諸人論操舍出入之說剖析極仔細最後答游掾之說尤完呂子約雖知聖人此四句正是

論心然未能明别其間始終真妄邪正之所歸故遂止其乍存乍亡為感用此其差亦不小來示似未以此告之耳近因游掾來會理出入字有答之語録呈未知尊意何如易與天地凖章後來愚意亦近是然不如來説之詳明更不寫去

又

某食飲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緑陰已滿湖水

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茅齋為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挾策其間也甞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自往平章之方得寄往耳伯恭近専人來講論詳細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凡出處引周可受之義却是未然又向來聚徒頗衆今歲已汰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某謂來者既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於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游誠之資質確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正宜為學不然恐

未免為才使令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人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却録未畢樞處却將寫了當祝封呈餘幾為道自重

又

某黽勉為州不敢不敬深惟聖人心誠求之與以人治人之義庶幾萬一而未之能也幸人情粗相安蠶麥差熟丁稅朝廷蠲未等無常産之輸七萬餘緡稍寬目前但獘根不除少須與力論之惟是興利之臣日進將恐

多所紛更孫迹其可久於此耶

又

某出入省户日負素飱反覆古義不遑寧處晦叔行時

已畧言所處大槩有以告之是望區區在此不敢不盡

誠正恐學力不到無以感動惟悚懼耳正論極微假借

為此論者未嘗了然於義理之所在而徒邅回於利害

之末途自顧藐然之身其將何以障此波瀾然苟留一

日不敢不勉用是瞻仰不勝言伯恭鄰墻日得晤語近

來議論甚進每以愚見告之不復少隱也

又

日自省中歸即閉門温習舊學向來所見偏處亦漸有覺但絶少講論之益無日不奉懷耳西銘近日嘗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正爲學者私勝之流昧無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

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閒範之說極佳即以語伯恭矣只如此讀過誠可戒也伯恭近來儘好說話於蘇氏父子亦甚知其非向來見渠亦非助蘇氏但習熟元祐間一等長厚之論未肯誦言排之耳今亦頗知此為病痛矣孟子答公都子一章要須知此方為聖賢作用此意某見得但力量培植未到要不敢不勉耳此話到

此尤覺難說邪論甚熾人心消蕩一至於此每思之不遑寢食也柰何柰何

又

某出入省户日愧亡補所以見告者所謂實獲我心但請對之説容更思之區區本欲俟轉對對却在正初又恐遲耳自念學力未到誠意不能動人只念退歸勉其在我者然切念吾君聰明勤勞不忍只如此舍去當更竭盡反復剖判庶幾萬一拳拳之心不敢不自勉惟吾

兄實服知之寫至此不覺酸鼻也

又

西銘之論甚精乾稱父坤稱母之說某亦如此看蓋一篇渾是此意也但所論其間有一二語鄙意未盡俟更爲精讀深思方報去所貴于道者二上蔡之說誠欠却本來一段工夫二程先生之言眞格言也某近只讀易傳及遺書益知學者病痛多立言蓋未易也知言之說每段輒書鄙見於後有未是處却索就此簿子上批來

庶往復有益也近來又看得幾段及昨日讀寄來者皆未及添入俟更詳之後便寄去

又

某邇來思慮只覺向來所講之偏惕然内懼而不敢不勉每得來書益我厚矣葢諸君子往往因有所見便自處髙執之固後來精義更不可入故未免有病若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西銘所謂理一而

分殊無一句不具此意鄙意亦謂然來示亦盡之矣但其間論分立而推理一與推理以存義之說頗未相同某意以為分立者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名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術為無

蔽也似不必於事親事天上分理與義亦未知是否曾
子之言二先生互相發明可謂至當知言疑義前已納
呈令所寄尤密方更叅詳之伯恭近日儘好講論喬拱
在此如此等士人甚難得潘友端年方十七而立志殊
不凡皆肯用力潘令暫歸省俟其來皆令拜書去求教
李伯諫林擇之兄弟各有報書陳韓在此時相見亦肯
回頭但頗草草耳某近因與喬潘考究論語論仁處亦
有少說續便録呈晦叔猶未得到長沙書共父想已過

九江探伺渠到家専人唁之是時亦得拜書憂患中正宜進德此有賴於兄也今日逹官似皆不逮之故愛之尤深而責之尤重耳元履所謂但證候少變者鄙意亦云爾遺書當更令脩治

又

某備數於此自仲冬以後凡三得對區區之誠不敢不自竭上聰明反復開誠每荷領納私心猶有庶幾乎萬一之望正幸教誨之及引領以冀也講筵開在後月自

此或更得從容以盡底藴惟是迹孤愈甚側目如林此則非所計也劉樞歸想得款曲憂患中益進德業異時當大慰人望晦叔已行未耶聞其歸計費力極念之亦有一書不知尚可及否太極圖解析理精詳開發多矣垂諭甚荷向來偶因説話間妄為他人傳寫想失本意甚多要之言學之難誠不可容易耳圖解須子細看方求教但覺得後面亦不必如此辨論之多只於綱領處拈出可也不然却只是騁辨求勝轉將精當處混汩耳

如何

又

某黽勉南來視事踰旬矣廣右比之他路最為廣莫而彫瘁則最甚蠻落睢盱邉偹寡弱日夜闗慮固當以安靜為本然要須在我有隱然之勢則安靜之實乃可保方考究料理不可苟目前也逺方法度廢弛惟以身率之立信明義庶幾萬一諸路上下祖宗良法令虛籍雖存而其實多亡方尋繹舊規若此事有緒庶幾邉防差

狀痒誠之已來未到也南來朋舊濶遠殊重離索之歎
偶府中遣人買茶畧附此紙少定㞓人去相肴共父想
已到建康責任甚重臨行亦畧獻區區也

又

某守藩已八閱朔矣佩聖人心誠求之之訓味哀矜勿
喜之言日夜黽勉悚惕之不暇所幸綱紀粗定人情頗
相信向又歲事極稔盜賊屏戢目前僥倖無他而環視
一路可寒心事極多邊備兵政亦隨力葺理保甲一事

亦頗有條流惟是自静江之外諸郡歲計闕匱異常甚
至官吏乏俸軍兵乏粮此亦何以為郡坐是民愈困比
有請願與憲漕共考究一路財賦底裏通融均濟之計
幸蒙賜可才此詳講熟慮庶幾有少寬然其間曲折亦
多又不敢欲速也學校畧與整脩士子中亦有好資質
時呼一二來郡齋與之講論庶知向方三先生祠甚設
有小記納去凡此不敢不盡區區耳官僚其初頗有拘
束之歎蓋習於放縱已久今却極相安有樂趨事之意

其間亦有數人慤實可委其餘隨力使得自展有不率者先之以訓督不悛而後加之以法邇來覺得斂縮者多也此路向來盜賊之多正緣配隸之人萃焉例皆逃逸為害比嚴首捕之科明其賞罰接踵而至幾無日無之收其强壯以為効用故少戰也然廣中之人亦自多犯法徒流常有刑不足以勝姦究使人愧懼恐兄自念欲知其詳故縷縷及之静江氣象閒廓風氣跡通覺得無瘴癘寒暄之候殊不異湘中環城諸山奇變柳子厚

所謂拔地峭堅林立四野此語足以盡其大槩近觀水東諸岩空明寬敞惟龍隱最為勝絶蓋在小溪之濵水貫其中深窈停泓以舟入焉石清特青潤嶙峻變怪殊可喜也某日間亦得暇讀書但覺向來語言多所未安尤不敢輕易立詞中庸末章自衣錦尚絅而下反復引詩明慎獨始終之道區區朝夕惟從事於此而未之有進也誠之在此極得其助讀中庸章句晦叔許一來已遣人取之旦夕可到相與講磨少慰離索也共父回得

書請祠之意甚濃聞所施為大抵類長沙長沙之人今歲緣茶賊之擾害甚思之但某前書勸渠謙虚使人得以自盡人才大小皆有用處而報書謂到江上尤不見有人才某實懼此語天下事豈獨智力能辦通都會邑豈無可器使者恐吾恃聰明以忽之彼無以自見耳若當大任恐有所妨方欲作書述此書亦望兄自以己意開廣之今日達官如是公誠亦不易得望之深耳伯恭今次講論如何得渠書云兄猶有傷急不容耐處某又

恐伯恭却有太容耐處然吾曹氣習之偏乘間發見誠
難消化想兄存養有道如某病痛多兢兢之不遑正有
望時加砭劑也陸子壽兄弟如何肯相聽否子澄長進
否擇之亦久不聞問矣无咎昨寄所編祭儀及呂氏鄉
約來甚有益於風教但鄉約細思之若在鄉里願入約
者只得納之難於揀擇若不擇則或有甚敗度者則又
害事擇之則便生議論難於持久兼有所謂罰者可行
久久更須詳論精處若閒居行得誠善俗之方也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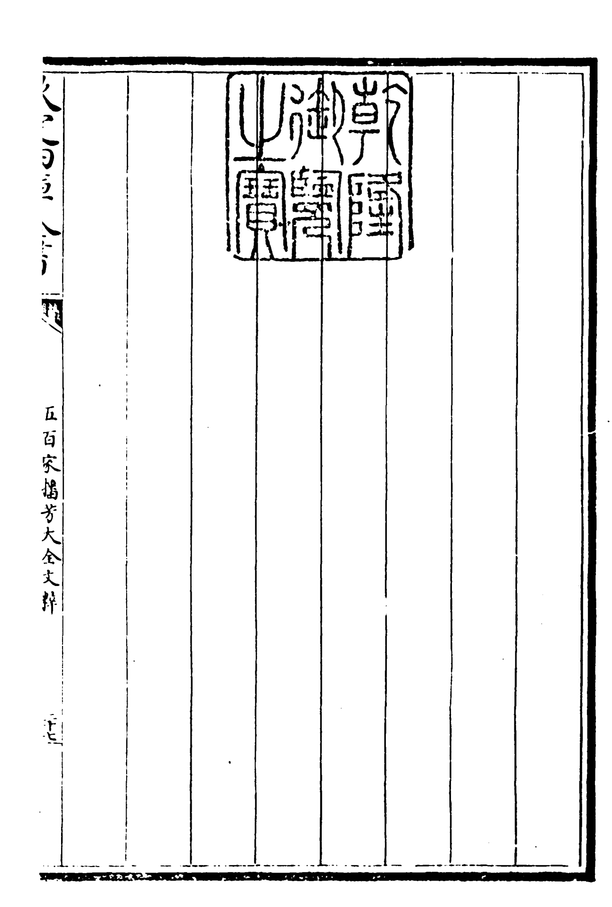
有林君勳本政書想亦須見謾附一本其間固多未盡然其人一生用功於此其説亦着本可貴此外又於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項目亦甚有功才抄録續當奉寄此公所至有恵政乃是廣中人才之卓然者殊惜其不得施用也所欲言甚多未易殫究餘見别紙

答彪得美帖　張欽夫

垂諭之詳再三誦之正所望於良友者但鄙意不能無疑如自滅天命固爲己私一段恐錯斷文句故失先王

之意已於季立書中言之矣想必須見幸更深思平心易氣無為已私横截斷庶乎其有取矣知言序可謂犯不韙見教處極幸但亦恐有未解區區之意處故不得不白如云夫子未嘗指言性子思中庸首章獨一言之處蓋是設或問之辭故以或曰起之然云指言則謂如天命之謂性是指言也其他説話固無非性命之奥而非若此語指而言之也故於答之之辭中引子貢之語以為夫子之言無非天命流行發見也意則可見矣更

幸詳觀却以見教若夫辭氣不足以發則誠陋之故也來書雖援引之多愈覺泛濫大抵是舍實理而駕虛說忽下學而驟言上達掃去形而下者而自以為在形器之表此病果不細正某所謂雖闢釋氏而正墮其中者也故無復窮理之工無復持敬之妙皆由是耳某近來思之反復不可不為盡言唯天資慤茂必能受朋友之實攻若忽而置之曰吾所謂自高妙矣則僕亦不敢進說以進也然某之見亦豈敢以為便是哉願更講之耳


乾隆御覽之寶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 七十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録監生臣龔際美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尺牘

與張敬夫帖　朱晦翁

前書所禀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親切比遣

書後累日潛玩其於定體益以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洒落處始竊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有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潑流行發見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偹矣夫豈別有一時拘於

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如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窮耳此所以體用精粗動静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鳶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着處今覺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柁而泝洄上下唯意所適矣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置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隅礙處自餘雖不

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歎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心之左且以為雖先覺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汩漂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啟鍵直發其秘誨諭諄諄不以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耳孟子諸說始者猶有齟齬處欲一一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怳然不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某

終疑之葢善者無惡之名矣其所以有好善惡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為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不須區區分裂破也知言雖云爾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愚之所以反復致疑

而不敢已也

答何叔京帖

心說已喻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别是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此是心

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問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亂而無安危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耶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説更思之却以見教

答石子重帖

心説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為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義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

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令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示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弊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不快答之如此

再答何叔京帖

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未盡蓋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

入皆為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真心而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之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真偽皆為神明不測之妙二者蓋胥失之某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稍穩當今日謹録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真妄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而其真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游誠之帖

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動而流於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偹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則入別無閒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

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唯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吕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暇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

答范直閣帖

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矣但伏思之終有未契處不敢默默請畢其詞以求正於左右某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仁義行與

行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則某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所謂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明亦不能合二者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也强而合之不免降高以就卑即近以爲遠姑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賢一貫之旨所謂由忠恕行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校其所以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

論今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為然否某今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為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至蓋既曰一貫則無大小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為道而以形而下者為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為無形以日用忠恕為粗迹故曾子於此指而示之爾此説雖陋乃二程

先生之舊説上蔡先生又發明之顧某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為説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願詳覽前書重賜特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無疑為望時序向熱伏乞為道保重以須環名區區不勝大願

答余正甫帖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得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要其歸則一而已矣不

容一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為一不知其一而强同之猶不免於一二況遽以二三者為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為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户之間而已矣故明道先生有言解經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功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為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脅之曰是不可不同即為荆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

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倘有意而往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答嵩卿帖

得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以我為主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心即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别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以自巳身上認得一箇

精神魂䰟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之性把持作弄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説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上面別説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死自生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

理哉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再答余正甫帖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静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無不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着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

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則自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此言既自得之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若未能如此則自未有所得才方是守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開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顔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歟今言之甚易而苦其行之之難亦必考諸此而已矣

答嵩卿帖

向來奉答所喻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者一讀當已洞然而無疑矣而來書之喻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二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葢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耳夫性者理而已耳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

所禀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夫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爾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言天地之功用造化之

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若性則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為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焫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

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享之邪為如此説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堆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人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虚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悞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

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宴然安處乎寂莫之中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歟異端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亦皆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即天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

其積累而貫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肎如此下工夫則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補

答范直閣帖

四月一日領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感慰不可言前日因平父遣人亦嘗拜狀矣不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台候起居萬福某奉親屏處幸粗遣山間深闊亦可觀書又得胡文來歸朝夕有就正

之所窮約之中此亦足以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為武林之行計必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别紙垂諭忠恕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覆為徳甚厚謹以來教所示熟思之復取為說以請益焉某前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黙有所契因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冣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見隨在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聖人之

忠恕也無非極至二程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著正所以發明此義也以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説則為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彼此推已及人則宜未能誠一於天安得與聖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則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性與天道者未嘗為二所以為一貫也然所

異者亦以所至之不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别耳尚下學而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礙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所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夙昔之願但今日方閑伯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録所記俟暇日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得直閣丈還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民敬主之義蓋終篇三致意焉雖然久矣莫以此言瞽敎吾君之側者矣近日所召用

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端士焉前言倘見
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命亦非晚矣願為斯世
斯民厚自保重副此依歸謹上狀不備

再答

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説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切至但
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説益有發明乃知
前日請教之時雖畧窺大義而涵泳未久説詞未瑩致
煩辨析之勤如此今謹録近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

鑒可否示下容更思索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
幾閲歲看得論語近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扎不能載
以求教伏乞但切馳仰

與袁寺丞帖

某失記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
計今内則精神昏憒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
省閲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
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疎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

月轉見狼狽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大一經監司呵問官吏便欲望風希㫖變易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意抗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饑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爲雎盱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旣已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無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閟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自期所

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某以一身孤客於此携小兒外甥在此無婦女看管無日不病病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様業已如此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盤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諭作書從班言路諸公非所憚也但初意只一二月間故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省所奏語事勢須闗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諱忌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

可知也此此六當去也向來閒中私竊有以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思開後學之耳目寔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工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澌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某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畧言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非不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之必從所謂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部之外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

狼狽大即大狼狽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倘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或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答陸子壽帖

先王制禮本縁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生

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於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無疑矣似遷廟一節邢氏用穀梁練而壞廟之説杜氏用賈逵服虔説則以三年為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考然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耶至於禮數所解定字説但據周禮廟用卣此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説為合於人

情也來諭考證雖詳然其大槩以為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未嘗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詆定杜之非此尤未敢聞命據禮小歛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考者然周禮自虞至祔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几筵不聞有

入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三年喪畢之際魯謂之吉禘晉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禮亡而士大夫以下又不可考爾夫今之禮文殘缺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遽謂無此禮耶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為昭穆常為穆故書謂文王為穆考詩謂武王為昭考至左傳又謂畢原酆郇為文之昭邘晉應韓為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祔廟而可變乎但昭主祔廟則二昭遞遷穆主祔廟則一穆遞

遷爾此非今日所論之急但設言之以見求說考之未精類此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祔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祔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議關中學禮者有役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之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某於禮經不熟而考訂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何如然亦不特如此某嘗以爲大凡讀書處

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闕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惟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間併及此幸恕狂妄

答司户帖

某衰晚無堪學不加進足下過聽辱先以書其所以稱頌道說者足下見賢者之志矣然非區區所及也示諭程氏格物之說誠若有未易致力者然其言天地之所

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蓋極其大小而言之以明是理之無不在而學問之功不可一物而有遺爾若其所以用力之地則亦不過讀書史應事物如前之云爾豈茫然考其心於汗漫紛綸不可知之域哉人所當為者而已鄙見如此賢者以為如何恐有未安幸復見告也子澄去秋相見甚款近復招之尚未有來信大冶近有萬君人傑者見訪見留之學中氣質甚美議論亦反復殊不易得云亦嘗從游也某比已丐祠似聞諸公有意聽

許適聞張荊州之訃若便得請當一走長沙而歸爾未有承晤之期臨風馳想切冀以時為親自愛

與程允夫帖

久不聞問方以為懷人來併得兩書備審比來侍奉之餘進學不倦其去冬走湖湘講論之益不少然此事須是自做工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且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己物耳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近文甚多未暇録且令寫此一銘去此尤勝

他文也察院闕期尚逺野性難馴恐不堪復作吏然亦姑任之不能預以為憂耳所示語孟諸說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别紙一一答去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叮嚀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孤陋無所用心惟得朋友講論則欣然終日千萬有以慰此懐也可欲之謂善此句尋常如何看因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藁數段不甚完倫繫及三四段不絶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漫附去然細看

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飫充足潘子淳書頃亦見之葢雜佛老而言之者亦不必覯向所論蘇學之蔽吾弟相信未及今竟以為如何他日以已學上有見處此等自然氷消瓦解無立脚處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真不虛語正蒙已領近泉州刋行程氏遺書及二先生語録此間所録旦夕得本首當奉寄也所學寂寥士友不肯信向吾弟幸有其志又有其才每一得書為之增氣更願專一工夫期以數年當有用力處如艮齋銘

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見立此個宗旨相與守之吾弟試熟味之有疑却望示諭秩試得失當已決早了此一事亦佳然是有命焉亦不足深留意也

答汪伯虞帖

月日某頓首復書伯虞茂才卿丈執事某之外家於門下有姻婭之好而執事丈人行也久客閩中未獲一見獨幸從親故間講聞聲譽之美差以為慰兹承不鄙遠

見致長書札意旣隆而所以稱道期許之者又過其實某不敢當也示意尚書金公名堂之意俾得贊一辭焉幸甚幸甚金公亦先友也某頃歲嘗拜之臨安俯仰十有七年矣三復來誨若復得望見其衣冠而聞其謦欬者甚矣金公之厚於執事所以相先者之切當也邕州使君往見荊州吕著作皆稱其才今讀記文又有以見其所存者益恨未得一聽議論之雄也顧二公之意所以望於執事者皆非他人所能與獨在明者精擇而力

行之耳況如某之淺陋某又何以辱禮命之勤哉如以疎拙乍親吏事公私倥偬日不暇給尤覺荒澁不能一吐胸中所欲言者因風先此致敬以謝先辱旦夕倘得脫此羈馬歸卧田間呻吟之暇乃當有報執事耳惠墨甚富且珍未有以報此間石刻各往一通幸視至未有承晤之日正惟進德自重慰此願言

答崇安趙宰帖

伏承誨諭良荷不鄙但屏居杜門不敢干與外事向來

雖聞貴縣令保正副出錢雇募者長人甚苦之亦不敢遽有禀白但嘗因下問之辱欲乞博詢民情之所利病而罷行之正為此耳初不知其為倉司指揮亦不聞他縣之有此也今聞已行罷去自此境内應役之家得保生業則其受賜已厚而上司當亦能察其無他矣恐不必更假拙者之言以為重輕也自餘曲折更託劉監廟禀知并幾清照

答建昌顔君帖

七月九日某頓首復書顏君足下包顯道在此類稱吾子之賢每恨未獲一見辱書倫見雅志亦足以當晤言矣然所謂古人學問不在簡編必有所謂統之宗會之元則僕之愚於此未有會也聖人教人博文約禮學問思辨而力行之自洒埽應對章句誦説以至於精義入神酧酢萬變其序不可誣也若曰學以躬行必得為貴而不在於簡編則可若曰不在簡編而惟統宗會元之求則是妄意躐等以陷於邪説詖行之流而非聖賢所

傳之正矣抑觀來書詞氣之間輕揚傲誕無謹厚篤實之意意者吾子於下學之功有未嘗加意者不知往年見張陸二君子其所以相告者果何事也又聞不念身體髮膚之重天叙天秩之隆方將毁冠裂冕以從夷狄之教則又深為惘然不知吾子知尊敬夫而所趨者若是豈亦所謂統宗會元者之為祟而使吾子至於此耶顯道不能諫正已失朋友之職節夫更有助緣尤非君子愛人之意也聞已得祠曹牒髡𩠐有期急作此附遞

奉報願吾子以此更入思慮或意已決亦宜更與子靜謀之必無異論而後為之似亦未晚如何不然則道不同不相為謀不知所以為子計矣秋氣向涼餘惟自愛

答歐慶似帖

頃在里中雖屢獲見而常苦忽忽不及盡所欲言然固已知所志之不凡矣今辱惠問乃慨然有志於學者甚善甚善抑嘗病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為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已為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

終不知所底止方竊以是反而求之而未之有得也愧辱下問之勤無以稱塞敢私布之不識明者謂之然否

答李伯諫帖

誨諭勤勤深荷不鄙然人之為學各有所見豈能必於盡同亦各信其所信而勉焉爾今高明所造日深日遠而愚蒙底滯不能變其初心竊意必無可合之理來書乃欲曲加鐫誨期之異日雖荷眷舊之私然恐亦徒為競辨而無補於進修之實也謹此少謝厚意之辱伏幸

裁照

答潘端叔帖

示諭講學之意甚善甚善但此乃吾人本分事只以尋常意思密加懃實久遠工夫而勿計其效則從容之間日積月累而忽不自知其益矣近時學者求聞計獲之私勝於其學問思辨之功未加毫末而其分畫布置準擬度量之意已譁然於外矣是以内實不足而游聲而馳及其究也非徒無益於已而其為此學之累有不可

勝言者惟明者念有以反之則朋友之望也

答許順之帖

人皆有仁義之心但爲物欲所害恰似都無了然及其夜中休息之時不與物接其氣稍清自然仁義之良心却存得些子故平旦起來未與物接之際好惡皆合於理然才方如此旦晝之所爲便來梏亡之此仁義之心依前都不見了至其甚也夜間雖得休息氣亦不清存此仁義之心不得便與禽獸不遠學者正當於旦晝之

所為處理會克己復禮懲忿窒慾令此氣常清則仁義之心常存非是必待夜間萬慮澄寂然後用功也若必如此則日間幹當某事耶云云

答許順之帖

孟子此四句只是説人心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要放舍耳不須如此安排也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亡不是無是走出逐物去了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心而放出便是人心傾

刻之間恍惚萬狀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云云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六十九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尺牘

道釋

與惠林廣慧禪師三帖 蘇子瞻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澁無與鋤治者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灑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
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諸事十倍於外吁可畏
也復望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
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不宣
東林寺碑既獲結緣三寶稍除業障又得託名大士皆
所深願但自别後公私百冗近又絶無頃刻閒不敢草
草下筆專在下懷惟少寬限也悚息悚息
示諭臂痛亦與衆生同病耳然俗眼未免懸情更望倍

加保練王氏博施方中三冊有一虎骨散及㕅靈仙丸此仙方也僕屢用治臂病其效如神切望合喫元用虎脛悮寫作腦骨切望相信便合服必效必效自餘都下有幹望示及惠貺名茶謹以奉領感刻

與賢師上人帖　蘇子瞻

辱簡喜聞法履增勝知續脩者琴頗有聲韻不知何日可得也法醖三壺充下藥不一

與金山祖印帖　蘇子瞻

昨意清風明月過蒙法施今又惠及清泉珍感不已朮湯法政恐觸著好供復却回納不一

與雪齋言上人帖　　蘇子瞻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扎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寄示何也雪齋清景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脩竹古木每飲邨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優劣也何時會

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與金山寶覺帖　　蘇子瞻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别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嘆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餉之樂漸何之懷殆不可勝言别來因循未及奉書嵩人至辱教累幅慰諭反復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悃然惟萬萬自重至遊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

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人還草草

與大覺禪院帖

人至辱書伏承法候安裕傾向傾向昨奉聞欲捨禪月羅漢非有他也先君愛此畫私心以為捨施莫若捨所甚愛而先君所與厚善者莫如公又此畫頗似靈異累有所覺於夢寐不欲盡談嫌涉怪耳以此益不欲俗家收藏意止如此而來意乃見疑欲換金水羅漢閑書不覺失笑近世士風薄惡動有可疑不謂世外之人猶復

爾也請勿復談此某此乏之人可令齋去兵卒之事又不足分付告吾師差一謹幹小師齎龍杖來迎所幷古佛一軸亦同捨也錢塘景物樂之忘歸舍弟今自陳州得替當授東南幕官冬初恐到此亦未甚的也詩筆計益老健或借得數首一觀良幸到此亦有拙惡百十首閒暇當錄寄宂中不一近不復如往日愛書畫閒物蓋衰老事事寡悰公猶以往日之意見期也慎勿見示他畫雜物之類切切

與參寥大師三帖　　蘇子瞻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報兼至二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贊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游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浙江一郡俟見去留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適有數客遠來相看陪從少暇奉啟不盡意

去歲倉卒離湖亦以不一别太虛參寥為恨留語與僧
官不識能道否到黄已半年朋游希少思念二公不忘
心懶且無便故不奉書遠承差人致問殷勤累幅所以
開諭奬勉者至矣僕罪大責輕謫居以來杜門念咎而
已雖平生親識亦斷往還理固宜爾而釋老數公乃復
千里致問情誼之厚有加於平日以此知道德高風果
在世外也見寄數書及近編得一詳味灑然如接清顔
聽軟語也比已焚硯斷作詩故無緣屬和然復一開以

慰孤寂幸甚幸甚筆力愈老健清熟過於向之所見此於至道初不相妨何為廢之耶當更磨揉以追配彭澤未間惟萬萬自愛

與育王大覺禪師帖　葛叔忱

前經從山中得一笑言頗慰塵勞尋以職事頻出稍疎問訊勞想可知春寒雨重不審法候何如不宣

前日人回附記當已呈達輒為鄙句復與俞君同賦一篇因寫奉呈惟是疎拙之詞已窮矣可取禪餘一笑也

向者城中得一夕以奉清論多所開益尋以陰雨遂不成山中之約順流以歸回望寶刹馳情何已

病哀百事倦懶復汩汩於塵事中日益昏愚矣何時一侍圓音以開茅塞承遷入丈室即惟輕適尚冀珍重

即日粗遣須天氣少凉病體方可出入當上候左右比來筆硯幾於屏絶惟多於空法粗知信向而性昏業重無可趨之途乃懷教誨趨誠何已

病體衰怯坐隅禪席睠依餘教馳情何已秋暑特甚達

者既自有以清凉其身而山中復無人事之勞何樂如之

前日同宰君過山中會承仗錫入城怏怏還舍有五言一首并作詩二首繕寫以呈塵俗之人無情而言謾資一捧腹爾

比得講夕奉餘誨慰釋無窮自天童回方欲轉錢湖却宿東館以紓平日啓懷仰慕之意會中途得家問言稚子病淺日益即疾馳徑還俗累如此其免為達者所笑

乎却望觀刹但有牢吝薄寒四大如何

昨潛上人還山因附問已知呈達病倦冗率雖失繼音

而客子來往時得動息之詳用以爲慰不待餘論久矣

區區嚮往勞於夢寐過御當造丈室即日不審法候何

如

今年暑熱特甚海邑殆不可過日書緘廢置故久不獲

奉寄但以企仰山中清勝許多賞心不審即日法候何

如專使人叅問

又

雨後頓涼方思一請法席忽辱來示并貽清詩開閲欽歎不待親承餘論而滯思已釋矣即日四大安好旬浹間庶得絫奉

比辱惠教日窘於局事而又私室多故遂曠馳問惟深企仰即日法候安和某蒙煦如昨汎迷簿書日益厭悔竊思承教邈未可得倘未棄遺時徃誨言幸甚幸甚

與神智大師三帖

曾明仲

慈承惠睠仍示訊函過形柔軟之音特慶遷除之命永言愧感莫罄喻云時在暄融路方隮阻勉勤法味以永吉祥専脩狀陳謝伏希垂照不宣

遠勞書示深荷勤誠知已被四衆之請紹嗣廣智道場江東度門令知不墜矣塵勞之縶相見末由千萬聆風但深企想

春暄萬福自聞續廣智道場相距遼遠末由一面行人茲至再沐書示備聞宣揚祖教為一方依怙良慰遐抱

晤期未卜良想孤風希為四衆倍調清味

與神䏙大師四帖　　李樞密

山介遠來蒲書為䀹欣承晏坐之餘道氣充集深慰傾企也鄙夫泊在官途日走市朝雖一舉手一下足不離法界然而聽松風望秋色與悟空大士揮麈抵掌為禪悅樂不能無滯罣矣勉旃自愛以浣瞻仰不宣

近知郡司勳附上庵銘行者來捐書乃知此信尚未達涉履炎夏山居化道外且喜道用休暢仍示及肖像一

軸傾風林下想見標表鄙夫即日几筵之下尚存餘喘揮麈一接未易前期更為宗教努力自重

久不接音問不勝詹詠之至行者來捐書并刋石亂道見貺慙荷脩承山居道體冲寧擅越三五年憂患奔走異方風土人情滿目異類思一見東南山水與僧高談高假之說其可得哉放生池一事是大因緣無不在心當遇良便為吾師成之但少須之耳髙秋珍重

重複江山相望數千里悳而好我時獲音教歲律驟改

忽焉新春山中聚徒教化不易示及放生事在心固久矣雖然未放生而未嘗不放生更少待之珍重珍重

與梵才大師帖　梅聖俞

昨晚鄙句且塞嘉命恐别後難遇便人寄上所以倉卒而成忝故舊畧不指瑕而襃言過實令人赧然衣物深愧輕涴聊表意耳何更見距伏望敦契收留幸甚幸甚未行間可能一顧少接清談耳

與梵才大師帖　李摳密

久別喜道氣冲勝知在迎鑒多日一帶之阻披晤未由
遠示長牋并北上新集欽玩欽玩所諭冠引不敢辭避
但紛紛俗事少有清興并野性澌懶不奈驅策須作寬
期以副雅旨耳不宣

與梵才大師帖　宋諫議

執別有年矣人間多事不得時訊興居然心脈所會千
里如咫尺比日不審少病少惱否頃者不遺寄貺近詩
二軸風格愈峻思致益深申詠累日不能釋手及知上

恵所證道妙所存道韻自然宜契耳欽服欽服某即日
粗如幸勿多郵來唱當繼荅適有鞅掌未皇屬思須少
暇得和爲謝春序向晚宜加保嗇臨紙不盡
薦辱書詢會出處不定措於裁復不恨無量此再示教
承微恙清不未還故止昔維摩詰問世尊以少病少惱
則能仁不得免亦欲示衆生病而救其惱耶幸順世法
稍加調以慰切切詩編題引故不敢辭但二公敷演足
下之長辭高誼遠俾小子繼之得無贅疣今且先贅二

篇為謝餘須復訊餘抗假守或遂所求庶卜清晤

與梵才大師帖　　　　　　　　　　　　　　鮑郎中

睽索已來屢更歲律欽企之素伊不下懷某自守四明

僅周載歲雖精藍不遠道韻可接然坐拘簿領無緣際

遇良增馳想故歲中厲辱題誨終以鮮便久稽脩荅胡

進士來再貽珍削仍惠及詩筆一軸詞清格峻韻古意

深諷誦數四實增降愧珍重珍重春吏司職陽旌布和

安坐之餘法味何若萬希葆嗇式慰遐思

與梵才大師帖　　　　胥内翰

遜遑法器屢易歲躔詹企増勞音題薦至喜至燕處方來安隱少慰兼承恵詩并問信數節如何達人尚肯以塵勞為念愧刻愧刻俟冗務稍隙聊一致意今寄蜀牋一軸少助吟費秋涼為道自愛不宣

比兩辱真翰并新吟十餘章開緘且喜旅泊中道用安穏盛制體格冲澹詞句清雅頗其淵源葢王右丞晝公之流亞也加之聲韻平妥與時無忤覧之數四不倦甚

喜此於空宗中雖復一餘藝耳然賛嘆佛事道韻物情不可無也知郤歸東寺宴處如何寒律初嚴高談末即以副區區之係望也

與梵才大師帖　　林君復

累日前辱惠長韻一章并出示古律詩一集共百餘篇某累年棄去筆墨忽忽惟省心腑間如未知有詩雅之趣一得上人高句之辱良用嘆服雖病且慵讀之三四過而不欲已然殊喜見古調者豈僕向之所尚或泥於

古耶且天台不獨甲於東南實爲天下之勝千峰萬壑山水重深雲霞猿鳥之清絶高木秀草之瓌奇復居其間作高僧能用聲詩寫狀其融結之精妙以内適我真常之性其爲樂可量耶風霜揺落園卉加蕪獨坐虚齋頗覺岑寂然不飲酒茹葷亦復罕睡厭時接清談啜佳茗以爲慰慕也

與梵才大師帖　　謝紫微

人至辱書甚勤欣承即日法度康適至慰至慰某近蒙

朝恩擢進詞披極懷不稱之誚諒吾師相知之深應為喜也暑熱異常無由奉款山中演道之外茹芝飲瀣其幽樂之興可勝道哉餘希自愛

與榮閣黎帖　　程公闢

二月初専遣人至曾附書想已呈徹一向不得來吉南北相望以懷想比來法履安否何如講席想如舊盛集懺會亦應不輟為之殊不閒彼次第劇為思跂也歲暮寒澁正濶軟言更希精加調攝儻脩之暇數以書遞中

見及

與明智大師帖　　曽尚書

得神智大師遺書終天之別愴然於懷然宗教得所付屬入于圓寂非大善知識何由始終如此蘭若之盛相繼得能仁表率甚善甚善

沐惠書勤厚感戢感戢比聆闡揚宗風道場甚盛未得一陪高論深所傾企然衰朽久思退迹疲病尚遂素志因得爲江湖之游可小展晤也

延慶道場於私門是爲世契先考大師資福之地繼得能仁深所慰喜遠煩遣人惠書感戢感戢嚴寒計道腴增勝未由披接若時自愛不宣

與惠滿禪師帖　　陳朝奉

去冬調官東還泊舟京口獲訪禪林得聆軟語開悟良多倐忽一別已見春殘即日想維掌握宗風法履清適某十一月抵陽羨寓止待次於溪山之間企仰道場未遂再叩覺論以滌昏蒙何時遘遇聊慰渴思餘冀以道

為世自重至禱至禱

攜家傾謁精舍既獲款叩妙語仍沐顧遇之勤仰佩法慈感服何已區區寓居宜興人事紛冗衮衮度日久欲持狀上謝因循迄今吾師道力法眼高邁近古勇猛精進直造真如開門受徒接引群昧俾徹彼岸其為力固亦大矣豈小補之哉相望方丈不遠數舍何當復展不二最上希有之言庶幾有所得以遂鄙願不勝企望

與參寥大師帖　蘇子由

別後三承惠書仍以佳篇為贈而未嘗奉荅雖見愛亦當見訝矣然寔以家私多故衮衮至此非敢慢也太虛書中具之幸見亮耳承寓高一精舍彼有與往還當甚為樂即日道體勝常所示詩卷愈加精絶但吟諷無已拙詩猶未暇録奉和一篇殊無意思取笑而已因風尚無惜音問千萬順時保愛

與辨才大師帖　　蘇子由

績溪蒙恩名還將自宣城沿大江以歸家兒子瞻以書

告曰不如至吳中迫於水涸不能久留十月八日游天竺子瞻昔與辯才師相好今隅南山不得見乃作三詩以寄之

答悟老二帖　孫彌天

遑潤餘年時有諸方化士自山中來者得聞動靜每以不得具記為懸忍奉誨音能不欣然且佩存錄之厚自公飛錫念欲理舟叩謁見堂頭妙語真有驚悟因循未果豈業緣也哉瞻溯山門神馳杳靄

自去冬叨冒出自法力之助忽勤慶問可勝感戢屬往行在俟歸當報來貺也翠微建行廊并玩老開堂二疏以諸公科配牽强為之謾往一觀觀畢丙之勿留形迹取笑作者行廊賴善夫無輔勸率已有端緒時節因緣信如是乎良可喜也

謝旌忠知山帖

山中忽忽之別已兩閱月念欲作書謝顧遇之勤老懶竟未果也忽奉誨音具審即日法體增勝深以慰感某

居閒無足念者末由相見萬萬為衆珍重

蒙眷私曲記始生之日特煩持誦副以香炬之貺物意兩重亡說可辭區區但切悚荷而已

聞象馭朝夕有錢塘之行氣候漸冷遠途宜慎護也錢塘無他幹蒙喻至感小子近得書恐二十七八間抵家矣以故不更附信

謝交老惠茶帖

區區於此獨公不忘薦領誨音豈勝感戢雨涼具聞即

日法候安穩飽繫行朝無由從杖履宴坐林下但勤瞻仰自餘惟幾珍重

菽物固妙絶第未有以為報感悚何言

答法照大師帖

牽冗久不果奉状問訊正以為愧辱書深慰懷想但累幅勤縟非數以書見及

與法照大師帖

邇來道況如何庵居岑寂凡眠食器用又非大刹之比

所不至者多矣自非忘世味未易處也倘慈悲濶畧不至使存沒受賜幸甚靈巖諸山皆不闕住持或有之豈敢不展力願寛以待之

與楊君知庵帖

歲晏寒沍伏惟即日法體安穩謹奉啟問詢不宣

講聞道譽之高舊矣願見未果遡風每一悵恨杖錫來有期矣行遂欵奉何喜如之

與知山上人帖

作別幾月每念前日頗厚過款妙語至今未忘也忽承誨音具審即日之不亡惱深以慰感某自雪上過邑偶值便舉帆亟歸未及叩謁回望山門但極馳向尚間保愛為衆珍重謹復啟

扇領之固荷厚意但道眼相照何必區區為世態耶來使督還愧不盡占謝幸察

與雪峯上人帖

咫尺相望尋常畏勤寵復不敢裁興居之問其如仰德

之誠未之或置也華嚴想得趣雪山藥苗想益增茂何當領衆偕來俱與文殊獲覩彌勒也一笑某輒遣小舟迓家叔了此事此又可作雪山外一種公案也

與張得一道士帖　黃道夫

缺然不講道話久矣炎暉一守不審即日浩養何如每到琴軒頗思論琴之意夫學琴雖未能忘乎形聲者也苟心無所事乎機手無所恃乎巧清音妙韻一於無何有之鄉松風不下山水潄潄湘江月白萬籟合乎太虛

有能之而對之方是時也窒慾以虛其心滅學以空其性則予之游是軒也與予共之不識能進於是乎幸當同濟中興之業天下幸甚

某遲暮不才備員樞屬頼鴻庇未至汰逐已幸矣復被誤恩實出某人平昔陶鑄之賜獨以兔繫行朝無緣趨伏鈞屏占叙感激之私惟是頂踵圖報萬一神實臨之非敢妄也

與徐道士帖　　元厚之

久不與君握手為方外逍遥之游惟是跂仰無窮矣想

應高卧雲山靜閙竹牖一梳華髪滿几琅凾鸞鶴朝翔

斗牛夜步賞心真樂誰可擬之擾擾市朝無縁晤語秋

深氣爽更冀為道自愛

慰書

慰朱丞相書

嗚蜩戒候不風自南恭惟感時追慕情何以堪神相孝

誠鈞候萬福某匏繫行朝未獲再詣靈幃陳慰謹具狀

中問記室某偕易震恐下情無任瞻戀之至不備

拜違岂次倐復改月引領德宇豈勝燕雀之情不審跋涉川途寢興何似溽暑方隆伏乞順序節哀以全禮制

某下情無任瞻禱

竊惟國家艱難之際正賴威德雅量調和鼎鼐鎮撫夷狄而我公遽以憂去朝殊失中外之望然而九重依注四海具瞻雖處苫塊豈忘王室更乞為蒼黔養福天下幸甚

二計約旆護擁太夫人轎車已抵雪丘山川奇秀諒惟卜兆當得佳城襄大事已有期否某官次拘絆無緣預執紼之列西首受埍但馳精爽

衰晚之迹辱知有年備屬樞府日得以職事趨稟曲聆謦欬豈勝榮幸乍違鈞座區區向慕之情饑渴莫喻

慰朱丞相書

即日恭惟孺慕苫次神相仁孝鈞候支福某衰晚之迹荷相公知奬方幸日以職事趨侍遽違鈞席下情不勝

犬馬之戀暑氣方隆敢乞為國節以全禮制借易震恐
屬者輒犯分又冒昧奉咫尺之書掌記者以鈞旨為辭
以過去路程浼某偶聞鈞斾擁護太夫人輅車已抵雪
上此地山水為東南奇秀之冠諒惟卜兆當得佳城練
日襄大事將有期否某竊以國家艱難之際相公銜哀
去朝中外如失唯拱俟頒詔奪情復還廟朝非所以望於
道照也

秋過半氣序益爽緬維法體安適某承庇如昨第恐荒

溥未能如期待之意賤日既勤持頌又煩貺以香燭蔬果有見存養之厚可勝感戢未由欵承惟幾為道珍重不宣

慰李文思書　莊持正

久別豈勝企想銜恤馳還銜冒霜露思慕摧殞其何以勝無由面慰惟稍寛節以副區區之祝

慰練奉議書　王承議

久不遑馳問方此念念遽承公遭值大故駭歎悲愴何

可勝情即日不審號慕外體力支持否太夫人享有高年克生令子雖千鍾三釜豈約未齊而脩已致養榮聞則多存歿可無憾矣更惟厚自寬譬抑情就禮以全大孝之義區區不勝懇惻

慰滕興公書　　蘇子瞻

向者假守得依仁賢分光借潤為幸多矣不謂純孝罹此哀疚忽遽别去為恨可量某罪大責輕憂愧交集狼狽南遷豈敢復自比縉紳尚蒙記錄委曲存撫感激深

矣旦夕出江愈逺詹奉惟萬萬順理自將無致疑也

慰胡郎中書　　蘇子瞻

得彭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永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不歸許下甚力今已決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不留令邁一到常可以款見矣未間惟節自重

慰林秘書書　　黄安中

孤苦餘生比臨榮奉伏辱加恵輓詩繼之奠祭情辭惻

怛誠禮過厚感備摧痛何可比説未由一謝左右而比

枉專馬秖益涕隕即日伏惟起居萬福石經銘誌荷賜

不亡母銘同此上呈病憊姑此奉疏不次

慰范堯夫舍人書　　　　韓持國

某再啟前問已悉堯夫高遠已有所見夫子之悲可奈

何當勿久留於胸中人生如幻自是吾身朝夕不測餘

曷足道耶入洛見諸公當可開釋方是閑邉惟保重爲

善

慰許振叔書

慰言畧具前幅冬候已深寒色益嚴緬惟孝思罔極神明介祉契不以來如某遠官亡聊固無足言而振叔憂患皆人世所不能堪者以故願見之心無日不南騖也區區上狀餘惟以道自重不宣

不意慶門既罹變故而從者踵嬰遠謫行路之人所共嗟惜某蒙眷之厚慨然寸懷則繼之以泣也通直丈遽

棄榮養哀慕號絶何所迨及然振叔自少年取科第登
顯仕榮動鄉里所謂子職者無一不至迨兹傾背固宜
以此寬遣至於力所不可及事所不可測者振叔處之
必自有道又況仁聖在上察其無辜必賜恩貸惟冀寛
以俟之不勝區區之禱
自聞被命朝夕懷念不與常比念欲裁書附承又以南
北罕便因循不知凡幾程至貶所氣候風土飲食醫藥
諸事如何無煙瘴有士人往還否離鄉之初聞邀一僧

同行不知謂誰因書願一一及之皆所欲知也某承乏於此已兩考七月間蒙恩改正者稱通理前任而代者藺大夫又得指揮替年月自此去替秪十數月冷官況味置之不復言惟求田舍間之地甚急耳中心所欲與言者無窮臨紙但劇馳跂

時得小子書頗聞周叔昆仲與令嗣居鄉甚安所不堪者以行在遠耳萬萬為器業寬處也至祝至祝

慰汪太守書

慰禮粗見右幅氣候清潤𭅺惟即日承宣之暇台候萬
福某竊食祠宮杜門窮巷瞻望使御下情不勝跂慕敬
勤𭅺候
某得請以歸逡巡累月塊處窮僻幾與人絶故久不果
寓狀即日不審自罹閨門之戚台候何似重名雅望宜
歸朝廷尚當膺股肱之寄敢冀順時調攝前佇柄除共
扶中外天下幸甚
比至宜興訪親舊往往多爲鬼録今者又聞淑人之訃

尤切歎惜夠齊眉之愛何以爲懐然劍去矣追慟何及願痛以理寛遣勿以情累纒繞也

自得報於宜興切欲一至麾下而閒居舟楫難具以故未果定走价聊致薦奠之禮伏惟賜察幸甚

新司法來廸功近之官莫已交割否試吏之初願芘誨之某與其兄右司爲親家輒以姓名浼執事者僭易震恐之至

慰劉子正書

咫尺門墻乍歸賔客書疏紛然以故尚未果叩謁可勝
愧仰祁寒即日孝履支福謹上狀叅候率畧幸察長至
令節諒惟號絶何以為懐敢凡節抑以終禮法區區之
禱惟在念幸甚幸甚

送劉子正墓銘書

濶别凡兩閱月沮深跂仰即日恭惟神所傾助孝履支
福謹具啟候承忽遽不宣
衰晚比蒙恩除皆親舊推借之物敢不知幸月知眷訪

及辱惠貺之厚佩服眷意不勝鄙情朝夕東去忽忽殊愧不得一别門墻引領秖極悵仰

鄙拙承以先丈親家銘文見屬涸思牵强僅得成文弟愧不足以發揚先德耳謹以持浼切幸視至或尚有諭不外不外

慰戴宰書

一别倐焉踰年朅來行朝相逐隊衮衮念欲詢興居因循未果誨牘先辱禮數過當感感不忘私心緬維即日

孝履支福尚得小姪書具聞體中不佳頗費調治比遂
良已可勝慰喜親家奄棄孝養追慟何及敢冀節哀以
機宜總家政實區區之望也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十